

沧浪浮隐：宋明时期沧浪亭空间叙事变迁研究



闫爱宾*, 童潇扬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景观规划设计系, 上海 200237

摘要: 沧浪亭自北宋苏舜钦始建, 在其后的宋元明清四代中屡经更迭, “沧浪”这一主题及与苏舜钦之联系也在历史中时而消隐, 时而浮现, 并在清康熙年间宋荦重修沧浪亭后被逐步凸显。本文以地方志、园记、诗文以及图像等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 通过文献精读、图像分析、实地勘测等方法, 聚焦于自苏舜钦初建至宋荦重修之间沧浪亭空间叙事变迁的梳理研究, 尤其是对沧浪主题的浮现背景、章韩乱世之间的争夺、园林的消失与亭的再现、宋荦重修中的异代回响等重要问题及细节展开讨论, 剖析沧浪亭在自北宋至清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园林性质、景象风格、空间功能以及园林内涵随着时代背景与园主身份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的转化进程, 力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沧浪亭发展变迁问题展开深描式探索, 并对沧浪亭在历时性变迁与延续中的空间叙事选择予以揭示。

关键词: 沧浪亭; 苏舜钦; 宋荦; 空间叙事

DOI: [10.57237/j.ha.2023.01.006](https://doi.org/10.57237/j.ha.2023.01.006)

Research on the Space Narrative Changes of Canglangting Garden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ibin Yan*, Xiaoyang Tong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Canglangting Garden was first built by Su Shunqi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underwent frequent chang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dynasties: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The theme of "Canglang"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Su Shunqin also disappeared and emerged in history, and gradually became prominent after the renovation of Canglangting Garden by Song Luo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local Chronicles, garden records, poems and images, and other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spatial narrative changes of Canglangting Garden from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Su Shunqin to the renovation of Song Luo by intensive literature reading, image analysis and field survey, discusses some important issues and details in particular, such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Canglang them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Zhang and Han during the chaotic times, the disappearance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江南园林论”(编号 17WYS003);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式与度: 江南传统园林弹性景观控制方法及当代应用研究”(编号 2020PJC021).

*通信作者: 闫爱宾, yanai@126.com

收稿日期: 2023-04-25; 接受日期: 2023-05-16;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5-23

<http://www.humarts.net>

of garde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avilions, and the echoe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during the renovation of Song Luo, dissect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garden nature, landscape style, spatial function and garden connotation continuously occurre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of Canglangting Garden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rying to carry out a description in depth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anglangting Garden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and reveal the spatial narrative choices of Canglangting Garden in its diachronic changes and continuation.

Keywords: Canglangting Garden; Su Shunqin; Song Luo; Space Narrative

1 引言

江南名园沧浪亭是由北宋诗人苏舜钦(1008-1048)始建的园林, 经历代修复、改建而延续至今, 成为苏州古典园林遗产中的重要代表。自苏舜钦构园之后, 文人名士竞相题咏, 声名远播, 但自苏舜钦之后则迭经兴废, 直至清康熙间江苏巡抚宋荦重修沧浪亭, 苏舜钦沧浪亭才重光于世。自苏舜钦至宋荦间沧浪亭之景与“沧浪”主题的消息与浮现, 及其后隐藏的沧浪亭的空间叙事图景变迁, 是很值得展开研究的命题。

2 构亭北碕——沧浪空间主题的出现

苏舜钦字子美,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生于汴京。作为苏州沧浪亭的第一任园主, 此亭园的修建源于苏舜钦官场生涯的重大变迁, 不仅成为其人生的关键转折, 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一直延伸至苏舜钦去世前, 甚至关系到其离世后的声名传颂。

苏舜钦祖父苏易简, 为宋太宗时参知政事, 其父苏耆, 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生于此宦宦之家, 苏舜钦“少慷慨有大志, 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 调荣阳县尉……寻举进士, 改光禄寺主簿, 知长垣县, 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康定中……范仲淹荐其才, 召试集贤校理, 监进奏院。”[1]得到了名士范仲淹的青睐, 苏舜钦本有一片光明的仕途, 但此美好愿景却被后面的突降之灾打破。庆历四年, 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宰相杜衍、枢密副使富弼等人联合发起新政, 意欲改弦更张、扫除积弊, 对朝廷的黑暗势力大加整治。[1]利益的限制与恩荫的减少, 使得新政在朝廷中激起的反对声音愈加强烈。由于在政治上倾向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 再有宰相杜衍女婿身份的加持, 苏舜钦因以卖旧纸钱举办进奏院祀神宴会而被反对改革的御史中丞王

拱辰所弹劾, 最终坐自盗除名为民。由此, 苏舜钦离京南下, 旅居苏州, 建沧浪亭[1]。

与苏舜钦宦宦生涯同步发展的, 是他丰富的文人交游活动。其中首推的即为与之相识最早的韩氏兄弟。因其父苏耆与韩亿同时为连襟和儿女亲家, 两家又皆住开封, 苏舜钦自幼便于韩氏兄弟常相过从。韩亿有八子, 其中以韩综、韩维、韩绶同其最为交好[2]。入仕之后, 同作为宋诗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苏舜钦与欧阳修结交为挚友, 后又与同样精于书法与诗文的梅尧臣相识, 三人一见如故, 常有诗文相往来答赠, 交情至深。梅尧臣在《宛陵集》中有诗文《偶书寄苏子美》, 对苏舜钦的诗文与书法水平大加赞扬: “君诗壮且奇, 君笔工复妙。二者世共宝, 一得亦难料。”[3]欧阳修则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有: “语言既可骇, 笔墨尤其精。少虽当力学, 老乃若天成”[4], 亦褒奖了苏舜钦的善于作文与精于笔法。同时, 欧阳修还为其编撰文集, 并在序中有: “子美杜氏婿也, 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 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 粪土不能销蚀, 其见遗于一时, 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4], 对苏舜钦所作之文尤为珍视。此外, 面对齐名当时的两大文人挚友, 欧阳修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中有“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 而二家诗体特异”[4]的表述, 认为苏梅二家诗体不同, 并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中通过“苏豪以气栋, 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 古货今难卖”[4]的两相比较, 指出苏体豪气而梅体独特, 对其二者平分秋色作出了具体的论述。如此富有才华的挚友因政党之争被牵连而被贬为民, 欧阳修与梅尧臣皆为之愤懑不平。在《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 欧阳修认为“文正公之所荐, 而宰相杜公婿也”[4], 苏舜钦正是因为范仲淹和杜衍的关系而被小人“以事中”[4], 乃为诬告。《梁溪漫志》载《苏子美与欧阳公书》中有“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 吾

恨不能为之言。又联书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盖公已自谏省出矣”[5]。欧阳修因自谏离京视察，而无法对此事上书谏言，对好友遭遇无比同情，自身又深感无力遗憾。梅尧臣则在得知苏舜钦南下时，于《送苏子美》中有：“南有鹏若号，脸有石若锯。毒草见人摇，短狐逢影怒。……东土乃滨海，蜃鼃仍可怖。”[3]通过“鹏”、“毒草”、“短狐”等意象对南境的险恶情形进行夸张描绘，劝诫好友不要久驻东南。

苏舜钦面对“以罪废，无所归”[6]的京城，被迫选择“扁舟南游，旅于吴中”[6]，离开伤心之地并于苏州建沧浪亭。根据其所作《沧浪亭记》：“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6]可知，苏舜钦建亭之由乃是南方盛夏天气闷热，起初租赁的房屋居住不适，“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6]，故而寻地造园。最终于钱王近戚孙承祐池馆旧地之上“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6]“前”与“后”的表达背后暗藏着园主的身体，南北的方向界定与沧浪亭的朝向有关，按照文字记述理解，苏舜钦所建沧浪亭应坐北朝南。同时，根据园记中意象出现的频率及相关景象描写，“水”对应“澄川”，“竹”对应“翠干”，可知此园中的主要景象应为竹景、水景两大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时期，园林艺术开始与文学创作一样，在学术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修建园林不仅是园主用来自我修养的方法，与此相关的诗文叙述和内涵赋予更是其价值观的深刻表达。苏舜钦建沧浪亭，同样不仅仅是作为其“觴而浩歌，踞而仰啸”[6]的排遣啸歌之所。通过建亭赋诗，并遥寄友人邀请相与之唱和，沧浪亭成为苏舜钦自我修养与自我表达的手段。苏舜钦在园记中提到此地的第一任园主乃为豪贵孙承祐，但并未提及之后的园主、历史发展以及地之卖家，由此他与孙承祐作为传统文士和豪门贵族两个阶级的差异性便被强调出来，其所表达的是对自身传统文人风骨和品性的突出。对苏舜钦建亭后写的大量关于沧浪亭的诗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所表达的心境和对园林内涵的赋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表1）[5-6]。一方面是于园中远离世俗的自由与快乐，并以此彰显作为文人的情趣与追求。例如，在《郡侯访予于沧浪亭因而高会翌日以一章谢之》中，苏舜钦以“绕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优游鄙情通，放旷末礼杀”[6]，通过点明自己建亭后等待文人好友相访的私心以及悠哉游玩于其中的共同情趣，强调了文人身份团体的意识相通。又通过“荒亭俗少游，迁客心自爱”[6]的表达，有意识地营造出自身不

同于世俗的孤独感，以此积极地寻求文人同伴的欣赏，并期望着与之达成共识。在《答章傅》中有“不图名利场，有士同所好”[6]，表达了苏舜钦对名利场的厌恶，追名逐利对于如今的他来讲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并再次印证了自身“士”的身份。

另一方面，苏舜钦对自己的官场生涯前景并不感到幻灭，也并未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从沧浪亭的命名中可以感知到，在《孺子歌》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的命名本身就代表了出世与入世的双向选择[7]。只有随时准备着入世一展抱负，苏舜钦才能在收到朝廷对其湖州长史的任命之时马上步入行程。只不过在苏州等待的四年，尽管时有好友的聚会与相互唱和，当好友离去，独留自己孑然一人，苏舜钦也难免暴露出心中不可避免的苦闷。例如，在《沧浪怀贯之》中，苏舜钦有“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君又暂来还径去，醉吟谁复伴衰翁。”[6]好友“暂来”后离开，无人相伴，也只能空叹旧景不在，一片凋零。在《沧浪观鱼》中，有“我嗟不及群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6]通过运用庄惠游于濠梁的典故，借助庄子知鱼之乐是自身心境的投射和外化，而苏舜钦不及此乐，所表达的便是自身的郁结和无奈。

与苏舜钦所作诗文相呼应，此段时期好友答赠于其的诗文同样表现出以上两种看似相反的情感倾向。欧阳修虽然并未到过沧浪亭与苏舜钦同游，却依然在其所作诗文《沧浪亭》中对此亭园的环境有着“堪嗟人迹到不远，虽有来路曾无缘。穷奇极怪谁似子，搜索幽隐探神仙。初寻一径入蒙密，豁目异境无穷边”[4]的美好想象。在欧阳修的心中，好友虽被迫南下，却能寻得幽僻寂静之所以容纳心中无限的文人情怀，确为其感到高兴。梅尧臣则在《寄题苏子美沧浪亭》中想象着好友“行吟招隐诗，懒戴醉中巾。忧患两都忘，还往谁与频”[3]，过着吟诗饮酒、自在忘忧的逍遥日常生活。而沧浪亭的环境则是“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3]，远离城市喧嚣，人物风俗简单淳朴，乃是一片净土，更有“今子居所乐，岂不远埃尘”[3]的感叹，甚至暗示了对于好友这种远离世俗纷争生活的向往。但尽管如此，作为挚友又岂能不知苏舜钦内心对于重新入仕为官的期盼。欧阳修在对园林环境进行美好想象之后，笔锋一转，以“又疑此境天乞与，壮士憔悴天应怜”[4]将话题转回对苏舜钦遭遇的讨论，认为于此游居仅是暂时地脱离崎岖仕途，于自身稍作休整。但是作为有志之士又怎会如扁舟飘零，最终通过“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4]，表达对好友未来仕途光景

的乐观及鼓励。梅尧臣更是在《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中，提到了苏舜钦此阶段并非消极避世的状态，“其人虽憔悴，其志独昂昂”[3]，身体虽劳累憔悴，却一派志气昂扬，而“气力诚尚对，胜败可交相”[3]，又点出其无比乐观、笑看胜败的积极态度。好友韩维则在《沧浪亭》中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对于苏舜钦未来发展的看法。在“闻君买宅洞庭旁，白水千畦种稻秧”[8]得知好友建亭之事后，通过“生事已能支伏腊，岁华全得属文章。骞飞麟凤知何暮，蟠蛰蛟龙未可量。莫以江山作清尚，便收才业傲虞唐”[8]的论述，劝诫苏舜钦不要轻易埋没自身才华，并鼓励好友继续等待合适的时机一展抱负。这其实是与苏舜钦此时的心境高度契合的。

由此，苏舜钦文人好友的诗词唱和，再一次印证了苏舜钦建沧浪亭之后，通过自身所作诗文并邀请好友相答赠的方式，赋予了这一亭园出世与入世的双向内涵。

3 最胜之景——章韩乱世相牵

苏舜钦在苏州苦苦等待四年之后，终于庆历八年（1048）接到朝廷对其吏籍恢复的消息，并将其重新起用为湖州长史。可惜，在赴任路上，苏舜钦不幸病逝。在其去世后，沧浪亭并未被其子嗣相继承经营，而逐渐荒废。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子至能，官至参知政事，其

所作《吴郡志》记载，沧浪亭“子美死，屡易主，后为章申公家所有”[9]。此处提及的章申公，为章惇，字子厚，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官至宰相，受封中国公，在北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其购得沧浪亭之后，“广其故地为大阁，又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9]可见，不同于潦倒狼狈至此的苏舜钦，章惇家底丰厚，既得园地，便加以扩建及增饰——扩大园址，在山上建堂，又购得池北之地。“既除发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为广陵王时所地藏，益以增累其隙”[9]。在重新整修园林北面的基址时，发现嵌空大石，章惇便直接增筑为园中又一假山，由此，此时的沧浪亭形成了南北两山夹一水的格局，“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9]，此恢弘气派的园林景象与苏舜钦时期所修建的天然雅致的文人之园风格已然有所不同。明代文人卢熊，号公武，在其所撰《苏州府志》中，载：“续志云，申公之子增筑山亭，买黄土钱三万，贯园亭之胜，甲于东南叶少蕴。”[10]由此可知，章惇之子继承其父所购沧浪亭，更是增筑山亭，营造园亭胜景，并甲于当地。苏舜钦园记中载购地花钱四万，章惇扩建耗费大量钱财，而章惇之子增筑园亭山景又花钱三万，近乎加倍，难怪《张魏公勤王记》有“子厚为相，日营葺园地，所费不资罢相，即迁贵未尝安享，泊放还寓严州”[10]的可惜与感叹。

表 1 苏舜钦沧浪亭相关诗文分析

所抒情感	诗文名	相关记述	文献出处
逃离名利场、寓身于园林的自由与闲放以及对自身文人身份的强化	郡侯访予于沧浪亭因而高会翌日以一章谢之	荒亭俗少游，迁客心自爱。绕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公徐喜静境，宾主因高会。……优游鄙情通，放旷未礼杀。	《苏学士文集》
	沧浪亭	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	
	答章傅	构亭沧浪间，筑室乔树杪。穷径交圣贤，放意狎鱼鸟。志气内自充，藜藿日亦饱。不图名利场，有士同所好。	
	送黄莘还家	予家白日下，偶来恋沧浪。	
	沧浪静吟	二子逢时犹死饿，三闾遭逐便沉江。我今饱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满缸。	
等待入世机会过程中的内心苦闷与煎熬	独酌	一酌浇肠俗虑奔，鶑微鹄大岂堪论。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	《梁溪漫志》
	沧浪怀贯之	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君又暂来还径去，醉吟谁复伴衰翁。	《苏学士文集》
	独步游沧浪亭	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惟有春风知。	
	沧浪观鱼	我嗟不及群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	
	水调歌头 沧浪亭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	
	西轩垂钓偶作	曾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谗口出储胥。致君事业堆胸臆，却伴溪童学钓鱼。	

卢熊撰《苏州府志》中载：“绍兴初，韩蕤王提兵过吴，意甚欲之。”[10]北宋中后期，章氏父子可谓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扩建、修葺文学大家苏

舜钦的遗留旧园，即便面对名将韩世忠的明显意图，也只好装作“不悟”以图搪塞蒙混过关。而韩蕤王拥兵自重，“即以随军转运缴之”[10]，章家窘迫，只得将园林

献出，百口之家最终一日散尽。韩蕲王争得沧浪亭后，更是大加增饰。在章申公南北两山夹一水的旧有格局之上，选择“作桥两山之上，名曰飞虹，张安国书匾，山上有连理木，庆元间犹存。”[10]除了修建一桥将两山相连，更有大量的景观建筑出现在沧浪亭中，以匹配韩蕲王的威重声望。据志中记载，除沧浪亭外，还有“今山堂曰寒光，傍有台曰冷风亭，又有翊运堂，耿元鼎作记。池侧有濯缨亭，梅亭曰瑶华境界，竹亭曰翠玲珑，木樨亭曰清香馆。”[10]可知，在当时的园林中，至少还存在寒光堂、翊运堂、冷风亭、濯缨亭、瑶华境界、翠玲珑以及清香馆等两堂五亭的景象。此时的沧浪亭已然呈现出一派恢弘壮观的景象，韩蕲王作为一朝将领，在园林修葺中的花销以及对其整修的力度较章申公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苏舜钦所建的典型的文人园林景象则更是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苏舜钦大肆渲染的文士影响以及前期其对园林内涵的强化在此时的沧浪亭中并未完全消失，沧浪亭不但作为园林中的标志性景观被保留下来，而且经过章氏父子和韩蕲王的历次扩建和增筑，园林中的景象依旧保持着“其最胜则沧浪亭也。”[10]可见，在整个宋朝，沧浪亭始终是园林的景象中心。只不过随着园主身份的转换，从文人士族到一朝之将相，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自命清高的文人与追求豪贵的王公贵族在园林营建中所展现出的符合自身身份的权力表达

自然不同。苏舜钦的影响最终亦只能停留在对沧浪亭在园中地位的塑造，而园林的内涵和景象风格早已不可与苏舜钦时期同日而语。在整体宋朝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沧浪亭逐渐由苏舜钦自我价值观表达的物质载体转化为章申公和韩蕲王手中用以彰显贵族阶级无上权力和荣耀的工具。

4 园的消失与亭的再现

宋朝之后，由元至明关于沧浪亭发展的历史文献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空白，直至明中后期经僧释文瑛重建，沧浪亭才再次回到文人墨客的视野当中。根据明嘉靖年间，文人归有光为释文瑛所作《沧浪亭记》可知：“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11]由此通过追寻探究大云庵的历史沿革，可以大概推测出由元至明嘉靖前沧浪亭园址地块的发展脉络。柳贯，字道传，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与元代散文家虞集、揭傒斯、黄溍并称为“儒林四杰”。他曾在《暑中迁寓甫里精舍》中有：“何必渔樵之笠泽，故多水石近沧浪”[12]句。甫里同属苏州，诗中提到了柳贯迁居精舍的位置是靠近沧浪亭的，但却未对当时沧浪亭的园林景象有具体描绘。可见尽管元时园林可能已经逐渐荒废，但凭借着文人群体意识形态的传承，沧浪之名却能够得以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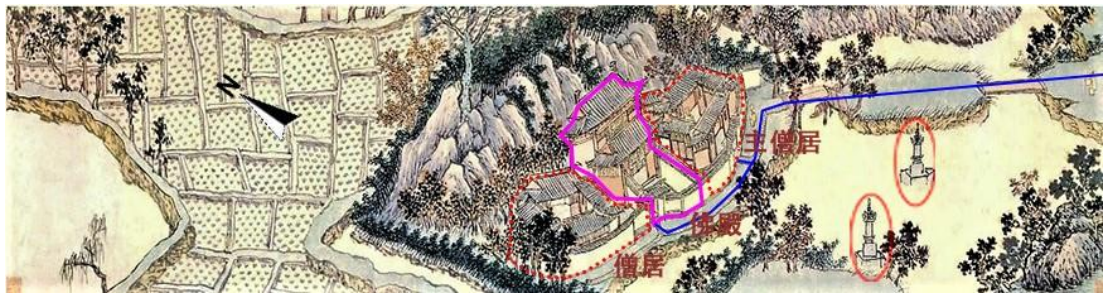


图1 《草庵图》结构分析

对明嘉靖之前的这段时间进行梳理，可以以宋莘在《沧浪小志》中对古文献的记述为线索：“南禅寺，唐开成间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转轮经藏白居易记。居易在郡尝书白氏长庆集，留千佛堂。吴郡志云南禅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学东，本名集云。”[13]可见，对于南禅寺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后失所在，并根据《吴郡志》的记载可以得知，南禅寺本名集云寺，后建于郡学东。而妙隐庵在集云寺东，于元延祐年间为僧宗敬所建；大云庵在妙隐庵东，因前

有结草庵者居于其中，又名结草庵，于元至正年间由僧善庆所建[13]。集云寺、妙隐庵以及结草庵本为相邻的单独寺院。《示应传》中载：“示应宝县其别号也，其先世自汴入吴，宋丞相王文穆公之后，有居吴兴者。祖父皆隐德弗耀……以次年六月，复命京师，处置如式，深得上心，天颜大悦，因奏先所居吴门集云、妙隐、大云三阿兰若同一根蒂，今离而为三，乞合为一。上是其言，敕赐南禅集云之额。”[14]示应乃明朝一名僧，法号宝县，深得高皇帝信赖。明洪武初年，高祖

朱元璋应宝昙和尚乞求，将集云寺、妙隐庵以及大云庵三者合为南禅集云寺，敕赐匾额。

成化十二年间，寺被烧毁，僧德本重建寺旁钟楼，学士吴宽作《南禅集云寺重建大雄殿记》中有：“吴有佛寺，曰南禅集云者，国初赐额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来，多名僧居之，皇明又有若宝昙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阙下……因奏先所居吴门集云旁有妙隐、大云二寺，乞合而一之，为是上从之，始赐今额”[12]，此段对寺院历史的记述再一次印证了上述南禅集云寺的形成过程，乃为三寺合而为一。记中提及：“宋苏子美谪湖州长史，流寓吴中，作沧浪池以乐，今寺后积水犹汪汪然。子美曾遗洛中故人书云，吴多佛寺可游，兹寺非其首欤？”[12]可以推测，苏舜钦建沧浪亭时即引水凿池于园林南部。根据“大云庵……居一水之中，前有兩石塔，后亘土冈，延四十丈。古木深竹，极类村落间，宜为修禅读书之地”[13]的描述，大云庵的周围环境更加类似于苏舜钦寻得园地时“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6]的环境描写。归有光对释文瑛所居大云庵即为苏子美沧浪亭之地的判断可谓是严谨可靠的。弘治十年间，当地文人沈周“有役于城东”，游大云庵并作文《草庵记游诗并引》。根据引文和游诗，大云庵“近南城，竹树丛邃，极类村落间。隔岸望一地浸一水中，其水从葑溪而西，过长洲县治支巷稍南折而东，复南衍至庵左流入，环后如带，汇前为池，其势萦互深曲，如行螺壳中，池广十亩……巍然双石塔，和月浸沧浪。”[12]由此可知，沈周的记述视角乃为由南至北，则苏舜钦时期园地的北面水系对应此时的“环后如带”，而园中引入的沧浪池则对应寺院南面的“汇前为池”，且池中建有双石塔。文徵明有《重修大云庵碑记》，其中同样描述了大云庵的周边环境：“左右萦纡汇其前为放生池。池方广数亩。洲渚浮泊，望若岛屿，独木为梁，以通出入。撤梁则庵在水中。”[13]大云庵的建筑构成及其“浸一水中”的周边环境，在沈周所作草庵图（图1）中有更为直观的表现。

上图中可以看到，大云庵主要由佛殿、主次僧居三部分所构成。除却山北面的跨水小桥，大云庵南面同样以独木为梁以跨池。这种特殊的出入方式，亦为当时文人所注意并加以强调。杨循吉在《沈石田寓结草僧院次韵》中有：“门前即人世，活板作飞梁。古殿崇三宝，寒泉绕四央”[12]的描述，“活板”、“飞梁”点明桥的形制；蔡羽则在《赠澄上人》中有：“五载栖云宅，如浮海上舟。断梁僧渡熟，疏竹鸟啼稠”[12]，再次强

调大云庵以“断梁”出入的通行方式。

徐缙在《赠镜庵上人》后附文：“正德中，寺僧良定建天王殿；嘉靖中，主持祖重修，杨循吉记。”[12]《沧浪小志》中又载：“嘉靖间，郡守胡纘宗妙隐庵建韩蕲王庙。”[13]可知，嘉靖年间，大云庵重修天王殿，而妙隐庵被郡守改建为韩蕲王庙。至此，沧浪亭园地完全废为僧居，旧物已然不存。文徵明在《莆田集》中有诗《沧浪池上》，其中“陈迹无多半夕阳”[15]句暗示了此时沧浪亭几乎消失殆尽；在《题苏沧浪诗帖》中有“所谓沧浪亭者，虽故址仅存，亦惟荒烟野草而已”[15]则更为直接地表明园林此时已经完全荒废。直至僧释文瑛重建沧浪亭于大云庵西，并请求文士归有光为之作《沧浪亭记》，沧浪亭才再次以独立的亭的形象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释文瑛并未强调他所建之亭乃是对苏舜钦所建亭的修复或者重现，而仅仅是“建亭，谓沧浪”，在他心中，他的行为与苏舜钦的行为是互相平行的关系。亦是因此，在归有光的记述中，释文瑛请求他所作的是《沧浪亭记》，以“记吾所以为亭者。”[11]释文瑛希望归有光作文来记述其所为亭之事，而非重修之事。但是在行文中，类似于苏舜钦所作记中仅将孙承祐与自身两者不同的身份加以对比强调，在关于沧浪亭的历史沿革叙述中，归有光同样忽略了苏舜钦买地之人以及苏之后章韩两家的营建，仅提到孙承祐与苏舜钦两任园主：孙承祐“治园于其偏”[11]，而沧浪亭乃为“苏子美始建”[11]，并通过将园址与亭剥离开，暗示了孙承祐与苏舜钦的不同。而释文瑛所建沧浪亭，则被归有光定义成为“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11]。在归有光的叙述逻辑中，释文瑛所建沧浪亭并非独立的行为活动，而是对苏舜钦时沧浪亭的修复。苏子美所建沧浪亭发展成为寺院居所，是“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11]的演变过程，而数百年后释文瑛于大云庵西侧重构沧浪亭，实现了“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11]。通过沧浪亭与大云庵的辩证循环，将释文瑛所建沧浪亭追溯至苏舜钦时期，归有光在记中对如此描述的缘由作出了具体的解释：通过“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11]的铺垫，点明古之建筑园林早已不存，虽然钱镠及其诸子姻戚极一时宫馆苑囿之盛，却唯有子美之亭“为释子所钦重如此”[11]，其它则皆不复焉。这是因为只有“士”之群体才能够“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泮然而俱尽”[11]。在记的结尾，归有光通过“文瑛读书喜诗”[11]的描述，将释文瑛纳入到文士的群体，也唯有如此，归有光才愿意为其建亭之事而作记[16]。同时，可以发现，释文瑛仅仅是于大云庵西侧重建了一

亭，而并未修复整个园林。大云庵乃“南禅集云之别院”[12]，此时的沧浪亭被寺院空间所围，只此一亭，亦谈不上寺院附属园林了。

由此，归有光在《沧浪亭记》中，通过将释文瑛求其作记的目的进行转化，为当时的沧浪亭赋予上苏舜钦遗迹的意义，更加强化了苏舜钦时期所奠定的沧浪亭与文人士族的联系。通过归有光的记述，沧浪亭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团体的一个象征。

5 异代回响：宋葺的沧浪亭修复实践及遗绪

康熙三十四年（1695），江苏巡抚宋荦“得宋苏子美沧浪亭遗址于郡学东偏……于是亟谋修复”[13]，“经始以乙亥八月，落成以明年二月”[13]，同年刻《沧浪小志》成。这是明朝释文瑛重建沧浪亭后，园林第一次得到完整修复。根据宋荦所作《重修沧浪亭记》，此地“野水滢洄，巨石颓仆，小山丛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13]，可知，清初的沧浪亭园址已经荒废，前人所建之亭亦已不存。查阅古籍县志、历史地图网等资料，本文以描绘详尽、准确的苏城厢图（图2）作

为研究此时段沧浪亭周围环境的底本图像。确定该图像的年代，可以从其中的标注出发。《苏州府志》载：“万寿宫……国朝康熙五十六年巡抚御史吴存礼建，为朝正祝厘之所，咸丰十年毁于兵，同治九年巡抚丁日昌重建。”[17]图中，此地点标注即为万寿宫；县志载：“瑞光禅寺在盘门……道光间重修，咸丰十年毁，惟塔存，同治十一年寺僧西语重修。”[17]图中，此地点标注仅有瑞光寺塔；县志载：“开元禅寺在盘门内……乾隆中高宗南巡，尝临幸焉，道光六年善庆庵僧如原重修，石楹玉记，九年又建藏经阁，咸丰十年毁，惟无梁殿存，同治十二年寺僧量宽重修。”[17]图中，此地点标注仅有开元寺无量殿；县志载：“平江书院……乾隆八年知府雅尔哈善创建……道光时知府额腾伊重修，咸丰十年毁于兵，同治六年知府蒯德模重建。”[17]图中，此地点标注即为平江书院。因此，可以推测此图为同治九年、十一年前所绘。将此图与乾隆十年的苏州城厢图及乾隆十三年苏州府志中的插图进行对比分析（图3），可以发现其中沧浪亭地块未出现明显变化，而此图描绘更为详尽精细，因为选择此图为主要参考和分析对象具有合理性。



图2 苏城厢图



图3 三个历史地图中沧浪亭地块对比

宋葦于康熙年间的修复重新规划了园林布局，记中详细地描述了景点的营造内容：“构亭于山之巔……循北麓稍折而东，构小轩曰自胜……迤西十余步，得平地，为屋三楹……颜曰观鱼处……跨溪横略约以通游屐……亭之南……翼以修廊，颜曰步碕。从廊门出，有堂翼然……而榜其门曰苏公祠……”[13]。由记可知，除了重建沧浪亭，宋葦还营建了自胜轩、观鱼处、步碕廊以及苏公祠，由此五个重要建筑构成了沧浪亭的主要部分。但根据宋葦所作《秋日由范公祠后圃过天竺庵二首》中“曾向南园裹，碕西构草堂”[18]的记述及诗文之后“时无弦上人住沧浪亭，方构碕西草堂”[18]的标注可知，沧浪亭的营造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建构过程。缪沅在《秋日广陵杂兴八首》中有：“曾向南园裹，碕西构草堂”[18]句，亦印证了碕西草堂的存在。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有“构亭北碕”句，按照园址与沧浪池水的位置关系分析，“北碕”应为“北面的岸边”之意，为园址中的相对位置表述，则“碕西”可以推测为“西侧的岸边”之意，即能推测碕西草堂应位于西邻南禅寺内。从上述的历史图像中可以看到，沧浪亭与南禅寺统属一个地块，未有明显分割，而无弦上人乃为宋葦的教中好友，于寺院内建草堂以供好友暂居亦合乎情理。除此之外，在王式丹所作《沧浪杂诗》中有：“石上一枰冷，依稀似昔年。……药院滋新雨，花栏罨晚烟。”[13]清时，宋葦营建沧浪亭后，园内“主守有僧”[13]，景观日常由南禅寺僧人负责看管和维护，则诗文中提及到的石枰精舍、药园、花圃此类附属空间应为所居僧人的生活配套设施，亦应位于园林偏西。吴士玉在《春日游沧浪亭观牡丹听澄照上人琴》中有：“略约度曲折，一径登巉岩。高亭俯空阔，

渌净遥相涵。……逶迤循步碕，堂宇肃观瞻。石枰入精舍，奇葩媚幽壘。”[13]诗文中详细描绘了作者由曲桥、假山、沧浪亭、步碕廊、苏公祠、石枰精舍最后至花圃的完整游园路线，可知当时西侧南禅寺中的建筑和园圃亦是园林游览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沧浪亭园林现状为基准，参考上述苏城厢图中沧浪亭地块的边界，综合历史图像确定河流走向，结合历史文献中的文字记载，可以分析出当时重修后的园林景点位置拓扑关系图（图4），可以发现：园中建筑能够分为三类，即景观建筑、祠堂建筑以及附属建筑。其中，位于山体北面的观鱼处、自胜轩与山体南面的步碕廊在位置关系上构成三角形，使得山巔上的沧浪亭处于景观空间的视觉中心。沧浪亭作为园林中的制高点，在任一景观建筑中都能被看到，以突出其主要地位。根据宋葦记中：“从廊门出，有堂翼然”[13]的描述以及尤侗在《沧浪小志》序中将此部分描写为：“既修祠宇，有堂有室”[13]，可以判断祠堂部分是以建筑为主体的空间，且建筑群体存在明显的轴线关系，以塑造肃穆的环境氛围；而碕西草堂、石枰精舍、药院、花栏等附属建筑应位于西边南禅寺范围内，为僧人日常起居服务。根据“跨溪横略约，以通游屐”[13]，可以知道园林的主要入口在北面曲桥，而由“汇以曲池”[13]可知，宋葦同样保留了苏舜钦时期引水入园的格局，在园内开凿曲池。根据河流的走向，此时的沧浪亭地块与苏舜钦时期寻得园址时“三向皆水也”[6]的描述基本一致，只不过此时由水系包围着的乃为左寺右园的构成。而河流西侧为府学与沧浪亭地块之间的闲置用地。园林整体布局松散疏朗，虽为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却延续了宋明文人文园林雅致天然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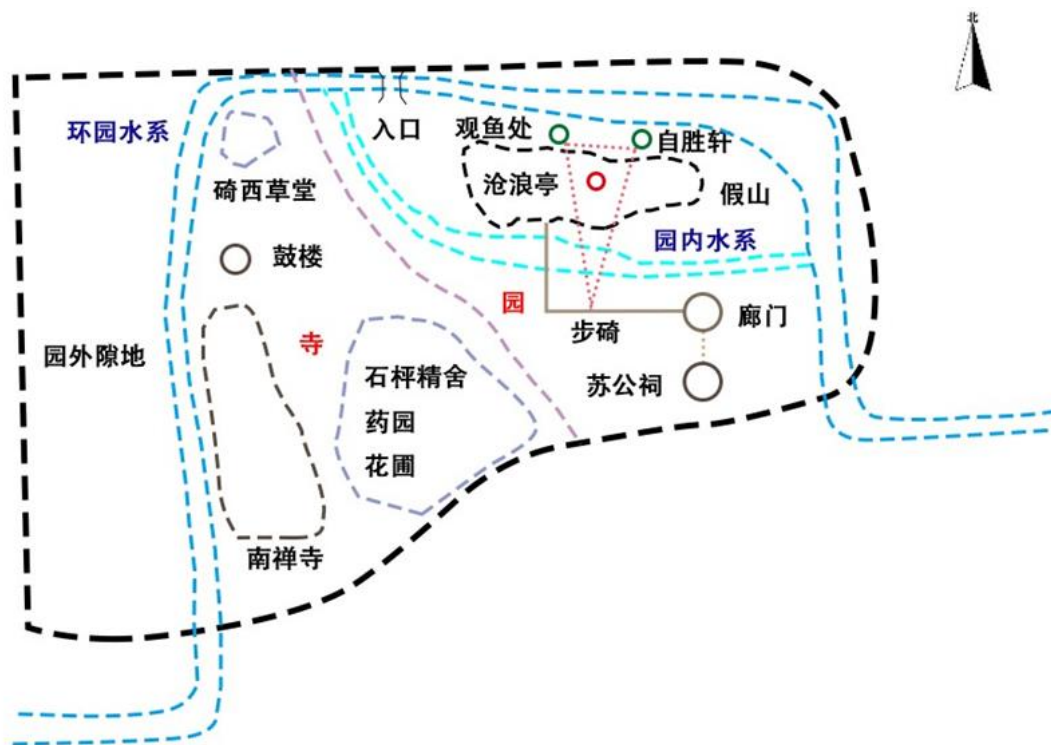


图4 宋萃时期沧浪亭景点位置拓扑关系图

6 结语

自北宋时苏舜钦在孙承祐园林旧址上建沧浪亭至清初江苏巡抚宋萃重修的六百余年间，沧浪亭更迭变迁，从园林性质和风格的演变来看，沧浪亭由宋时苏舜钦简朴、天然的文人私园，到宋中后期由章、韩两家经营的奢华、宏伟的将相私园，再到元明湮灭为僧居，被释文瑛以亭的形象再现，最后清初由宋萃重新营造为对外开放的公共园林；从园林功能变化而言，宋沧浪亭尽管由于不同园主的审美偏好出现了景象的巨大变化，但都是作为个人私园为园主服务的；元明两代此地块发展成为僧居空间，沧浪亭仅作为寺院的附属建筑出现；清朝宋萃将园林对公众开放后，沧浪亭成为地方文人赋诗、交游的平台和官员实施文风教化的场所；从园林被赋予的内涵转化而言，苏舜钦在官场遇挫、无奈南下的背景下，于苏州建沧浪亭暂居，但并未完全放弃仕途，并赋予沧浪亭出世与入仕的双向内涵。苏舜钦在其园林营造内容和陈述对象的吟诵上是极其具有选择性的，在儒学以物社交、引物比喻的背景下，通过对竹景的强调表达自己的文人风骨，又借用庄子知鱼之乐的铁事诉说内心等待机会的苦闷。章韩时期，沧浪亭作为园主权力地位彰显的手段而存

在。不论是沧浪亭营造为园中“最胜之景”，还是营建濯缨亭来呼应苏舜钦对沧浪亭的命名，都仅是韩蘄王对苏舜钦时期沧浪亭的纪念和致敬，而其所赋予园林的内涵早已发生改变。归有光与宋萃通过将他人所建之亭或自身所修之园统统追溯至宋朝，并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沧浪亭与苏舜钦建立直接的联系，体现文人群体的意识相通与相互传承。

由此可知，园林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物理景象和园林功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所渗入的园林内涵亦会随着时代背景以及园主身份的改变而发生转化。园林的内涵赋予是园主自我价值观的表达，亦是其对园林营建内容和功能进行选择的出发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宋萃与其之前的沧浪亭园主或修复者相比，身份是特殊的。他作为地方巡抚，身后所代表的是朝廷，同时还特意强调园林的修建不会造成其政务工作的懈怠，相反有助于决策的制定与推行。事实上，沧浪亭的功能当然不仅是简单得作为宋萃放松身心以调整工作状态的场所，更是其开展在江苏巡抚任上工作的重要抓手。作为地方官员，在园林的营建中却如此注重与地方历史文人的联系，从为沧浪亭赋予新的内涵开始，沧浪亭的修复就已经被纳入到宋萃的为政背景之下了。

参考文献

- [1] (元) 脱脱. 宋史 [M], 中华书局, 1977.
- [2] 付平骧. 苏子美生平交游考略 [J]. 南充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04): 41-51.
- [3] (宋) 梅尧臣. 宛陵集, 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梅氏祠堂本.
- [4] (宋) 欧阳修. 欧阳文忠公集, 四部丛刊景元本.
- [5] (宋) 费衮. 梁溪漫志, 清知不足斋业书本.
- [6] (宋) 苏舜钦, 沈文倬. 苏舜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7] Xu 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ang Lang Ting. 2005.
- [8] (道光) 苏州府志, 道光四年刻本.
- [9] (南宋) 吴郡志, 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
- [10] (洪武) 苏州府志, 明洪武十二年刊本.
- [11] (明) 归有光. 震川集, 清康熙十至十四年归庄刻本.
- [12] (明) 钱谷. 吴都文粹续集,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13] (清) 宋荦. 沧浪小志, 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刻本.
- [14] (明) 释明河. 补续高僧传, 卅字续藏本.
- [15] (明) 文徵明. 莆田集, 明嘉靖刻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许亦农. 苏州园林与文化记忆 [J]. 园林与建筑, 2009 (04): 221-234.
- [17] (同治) 苏州府志, 光绪九年刊本.
- [18] (清) 宋荦. 西陂类稿,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